

刘海粟画语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
●日月山画譚●

劉海粟

画语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刘海粟画话——日月山画谭

编者：沈虎

责任编辑：曹齐 装帧设计：杨利禄

出版者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号)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

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3.5

印数5001—10000

ISBN 7-5322-1738-8/J · 1643

定价：11.20元

## 出版说明

当代中国画家的美术创作经验，对于发展繁荣美术创作，指导美术初学者，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并为后人研究当代画家，可以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。基于上述愿望，我们汇编出版《日月山画谭》丛书。本丛书不按画家的成就高低来排列，而是将已编写好的先行出版，以后不断选择卓有艺术成就的画家，选编其创作理论，加以整理，编辑成册，使本丛书发展成为一套极具学术性的资料书。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## 目 录

一 学习与创造.....	(一)
二 笔墨与色彩.....	(一六)
三 画理与画史.....	(一三)
四 素养与生活.....	(四二)
五 艺术造型与情感.....	(六三)
六 其他.....	(七二)
刘海粟年表.....	(八一)
后记.....	(一〇〇)

## 一 学习与创造

学海无涯，生命有限，穷年累月，弄通一门学问已属不易，超越前人，有所创获，更需勤奋。许多事情不可能坐在书斋内解决，而实地考察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到的事。

### 《读郑道昭碑刻五记》

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指出偶误，不是谁比谁高明，我虽年方九十，也是马齿徒增，还是个白发老牌子小学生。

### 《读郑道昭碑刻五记》

精耕自有丰收日，功夫不负苦心人。

### 《灵岩文物研究序》

自满是无知的别名，停滞是艺术生命灭亡的前奏。

《淡从腴出朴自华生》

从事书法的人不可不聪明，但也不可太聪明。往往肯下笨功夫的人才是真聪明。

《驼踪》序

不同作者的画，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，加以比较，都有高低之分。

这种差异有时显而易见，有时较难判断。而华美、素美、壮美也只是大体上的分野，一个人无妨有多种面貌。这三种美学境地并无高下之分，都是值得毕生去钻探的无底洞。

《美在斯》

从事艺术创造，天赋虽然重要，但是离开勤学苦练，天赋也就发挥不出来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天才就是勤奋。

《简约深美》

学习的大患是浅。观摩一张名画，学习一本名著，都不能停留在表面

上。只有深入进去，找出其中特殊的意境，才是其乐无穷。

《因约深美》

年轻的朋友们！治学并无捷径，前辈的经验只能供参考，路要自己去走，如果听了作家一次报告就会写小说，那是荒唐的事情。

《因约深美》

遇到不理解的东西，一想二问。问之前也要想，不想便问，依赖师长朋友，没有花劳动，得到的答案往往印象不深，难以记住；想过再问，有了结论，要寻找自己方法上的错误，便于改进。不懂千万莫装懂。你问人是对人家的尊重，不必难为情。不知又不问，害人又害己，那才难为情。别人问你，你应当好好回答，嘲笑人家无知，或者很不耐烦，是心胸狭小、姿态很低的表现，打击了别人的求知欲，后果欠佳。

《因约深美》

有的年轻人受我画风影响，画泼墨泼彩，甚至也泼水，我并不反对这样

做，但不要过早地泼，这样线条无力，泼出来有浮肿的肉而无骨力，反而限制了进步，所以你们对我的画可以学也可以不学。学的全像不等于尊重老师，会学的在于参考前辈，不为前辈所囿，尽力走自己的路。

《浇花小记》

为了理解前辈的甘苦，研究其制作过程，搞一点临摹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把手段当目的，迷途忘返。

《雕塑艺术琐谈》

流派、风格的形成，是别苗头「别」出来的。独树一帜，自成一家，在开头，总是从人家那里学过来的，再经过自己的锤炼而创新。绘画也是这样。

外国的不讲，中国近百年来，任伯年算是大家，本世纪初在上海卖画和学画的，都受到他的影响，南方的吴昌硕、王一亭，北方的齐白石、陈半丁，还有潘天寿、王个簃，也都受过他的影响。后来各自独立门户，各有千秋。

《艺术·在竞赛中前进》

做学问终生不错的人是没有的，将来也不会有。文章有错才要改，以永远正确自居，拒绝作自我批评，凌驾于群众和真理之上，总会成为悲剧人物。

《灵岩文物研究》序

花鸟画做到华而实，达到壮美而又浑厚的艺术效果，当然需要三更灯火

五更鸡，靠自觉苦干，才可趋于深沉、含蓄，否则，剑拔弩张，霸气吓人，一经咀嚼，回味有限。

《淡从腴出朴自华生》

大家能创格，方能破格，能破险，才敢造险。险与平互相映衬，平中见险，处险如平，游刃有余。布白可以看出书家胆识格调，如影随形。

《郑道昭书法艺术初探》

创造难，掌握火候，恰到好处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求华美者易得浮躁；

求秀美者易得单薄，

求壮美者易得粗放，

熟近于俗，甜媚无骨；

野近于雅，敛中求肆，无法妙从有法来，方可避免萧荒轻率。

华而不实，最差。

既雕既琢，复归于朴。华多实少，还不如质朴无华好。

以华见朴，以朴见华，高了一层。

华而实，更高。

《淡从腴出朴自华生》

艺术贵创新，新东西不一定立即为大家所接受。认识新艺术品和创新的艺术家都需要时间。在艰苦处境中不忘艺术，固然很难，面对习惯势力保持勇气，在寂寞中积累，在叫好声中保持清醒，勇于选择，不苟同，不苟异，才是难上加难。

《骆踪》序

艺术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前进，必须具有一种不断更新、发扬精华、扬弃糟粕的调节能力。心正则笔正。各种流派之长都可以吸收，但不能僵化成一种学派的奴隶。

《美在斯》

熟视无睹的平凡事物犹如桑叶，被画家吃到肚子里，经过消化变成了蚕丝，给人们以温暖和美。

《美在斯》

在突破中求风格之纯，才不会衰退、凝固。用破来丰富纯，纯就是个性。

《美在斯》

我在创作的激狂中，在工作室里作了将近四个月的画。有时一天写三四幅，有时又尽思周匝，五日一水，十日一山。紫藤、红梅、白凤、大鹏、荷花、

## 刘海粟画语

八

葡萄、奇峰、急流……往往每幅画都要经过五六次之多的泼墨泼彩。完成后  
题上诗跋，时而狂草，时而行楷，自己张挂起来，大声呼叫，得意忘形，请老朋  
友来欣赏达旦。有时也赴金山工地、青浦农村，创作油画，或填词吟诗，表现  
我的生活和感情。

### 一九七七年春《致罗杭烈书》

创新，是一切艺术发展的必要前提。创新又不是脱离传统。要懂得历  
史，才能与古为新。

### 《因约深美》

历史上的大家开创了新路，许多追随者挤在一起路就变窄了，再追随着  
去不会有出路。另外一些艺术家由于夭折、改行，或环境突变，停止了某种  
极有前途的实验，身后寂寞，无人问津，方方壶、徐端本就是这一类人物。

### 《浇花小记》

画山水为的是表达对祖国山川的民族自豪感，技法要服务于这一目

的。我写黄山，勾勒积墨，积之不足再泼墨，泼墨不足尽、意才产生泼彩，最后才泼水倒水。人们都说宿墨不能用，我就用过，也另有风味。并不是在山下先想好画法，上山再照计划行事，而是面对顷刻千变的实景，总想多抢下一些东西，在抢景的过程中，各种意念纷至沓来，通过试验选择，才出现种种画法。光看我作画，不看大自然，是学不到什么微奥的。

### 《浇花小记》

一部艺术史，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。坚持与别人不雷同，才有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
### 《浇花小记》

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敢不敢冲，冲上去与不冲上去，情况是大不一样的。

### 《摄影技谈》

「求真」对艺术家来说本来是必要的，但是艺术家的求真不仅在忠于自

然上的摸索，也应忠于自我上的摸索。艺术的精神决不是在模仿自然，决不是仅仅在求得一片自然的形似，而是表现自然的精神，也表现了艺术家的气质、情操与个性。驱使他创作的是艺术家一种内在的冲动和不得不表现的欲望。自然与艺术家的关系，好像木材店与木匠的关系。自然只不过供给艺术家以种种素材，要使这种种素材融合成一种新的生命、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新的世界，这便是艺术家的高贵的自我创造！

《谈造型艺术》

真正的艺术应当是由内而外的创作，不是自外而内的简单记录。

《谈造型艺术》

艺术家总是要打破一切的局限性，在自己的心中，要形成一个独特的、符合主观气质和客观真实的形象，然后才能进行创造。树高万丈，最初只是一粒种子；燎原烈焰，最初只不过是一星火种。没有种子和火种，等于没有受胎，有了这些，树苗可以发展到摩天婆娑，火种可以形成漫天大火。达到

较高的境地，靠苦心积累，一口不能吃成个胖子。

### 《谈造型艺术》

我在北京展览会里的许多作品中，显出过两种形式的互相影响。有些国画的皴法、焦墨山水，花的线条、勾勒、运笔，黄山和荷花的泼彩、运笔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感到有塞尚、高更、凡·高、莫奈、蓬那等强烈的色彩和简练线条的影响。我在国画里吸收这些东西，不是生搬硬套，也不是故意做作，只是有意无意在笔墨中流露了出来。受别人的影响，但又要有自己的东西，这非常重要。说到底，各人应该要有自己的面目。

### 《记忆与忘却》

任何艺术，不变则僵化，变可以失败，但没有不变而可以创新并获得成功的先例。

### 《雕塑艺术琐谈》

画画要有开拓精神，大胆创造，百折不悔。艺术上老是仿啊仿，就会穷

途末路，只有不断创新，才有长青的生命。

《浅谈美术教育》

我尊重中国民族传统，尊重民族气质，尊重中国画和油画特殊的创新，但决不是为创新而创新。种种的因素使它自然的新。要追求新面貌、新憧憬。

《诗书画漫谈》一九八〇年

任何一种艺术形式，包括油画在内，都不能墨守成规，内容形式均要不断更新。一位大画家，全部作品要有统一的风格，每一件作品又要有独特之个性，较之旧作，要有所发展，臻于神品，需要百折不挠。在探索中，我多次遇到恼人的难题，有过短暂的彷徨，也欣逢过许多难忘的乐事，在劳动中常有所突破，鼓舞着我继续前驱。真是喜悦莫名！

《谈油画艺术》

一次在排云亭畔作油画，斜阳衔山，残霞闪动不息，折射在石壁上，如千